



海上

董家渡

聖母無原罪

始胎會

成立十八週年紀念

1862—1942

目錄

董家渡聖母會始胎會八十年大慶記

(主教照像)

惠大主教訓詞

值會司鐸張德綱院長誌言

丁宗傑司鐸避靜道理摘稿——蕩子回頭

各報記錄轉登

領袖朱志堯先生始胎會八旬紀念述感

歷任值會司鐸

(值會司鐸照像)

近年領袖職員

一九二〇年後已亡會友錄

在會會友同登錄

(會友照像)



上海忠主教



海門朱主教

董家渡聖母始胎會八十年大慶記

本會於一千九百二十年，由前值會邊公舉行五十年大慶，典禮喬皇，在會諸公皆能記憶。無如日月不居，韶光易去，悠悠忽忽，不覺已至一千九百四十二年矣。人事之變遷，於斯爲極。蓋自八一三事變起後，董家渡繁盛市街，遽付一炬，焦土之上，不能安居，會友相率星散，各遷一方，而住居呂班路伯多祿聖堂附近者，爲多數，豈非隱然欲與天主爲鄰者耶。爰集會提議，由領袖請求震旦大學才院長准許，借用聖母堂舉行首瞻禮七會期。其時張一飛院長因病告退，而租界鐵門啓閉無常，徐兼華新院長不能躬親到會，舉行彌撒，當由張登堂司鐸代行職權，宣講道理，語語動聽。翌年，昇遷他調，繼之者沈造新司鐸，恭獻聖祭，所講道理，句句摯誠。至一千九百三十九年，時局稍見平定，鐵門常開，張德綱院長得親來主持會務。一羣亡羊有善牧，守護指導，同人等莫不深爲慶幸。會友住處稍遠者，亦來做會期，每次有四十人左右，但較之在董家渡做會期時，僅得半數焉耳。逃難時期，屋小人稠，給養菲薄，年老身弱，境遇坎坷，相率謝世者，已有十餘人。會員數額急減，以致獻儀亦爲之減少，而董家渡窮苦教友，無工可作，無業可就，所賴他人以維持者，有數百人，一日三餐，不免有斷續之虞。本堂所辦之類思小學校，教員校役之薪膳，

虧空鉅萬，全賴惠大司牧支持殘局。故此次耶穌會司鐸重來江南百年大慶，與本會正領袖朱志堯先生八秩大慶，又與此屆本會八十年大慶，當事者以三次所收獻金，分潤於本會貧民與學校，而本會貧民與學校藉以維持若干時日者，謂為三大慶所賜焉可耳。

至於本會之基礎能否鞏固，須視會友之教育程度與內修工作如何為標準。教育程度以中學畢業，或同等學歷為限。本會雖非學會，似乎不必求高深學問，但宣講與辦事時，口講筆述，使無充分學問，則已不能達，焉能達人？僅可獨善其身耳。本會以後宗旨，對於教育當特別注意。所以張德綱院長提出栽培青年學生，送入徐滙中學與備修院，以繼八十年來佔各會口最多數四十餘位司鐸之出身地，相與後先輝映。此後最要之問題，則為經濟，然此二大神業，雖期其成立，非有經濟不為功。故希望各會友犧牲小我，而資助大我，則本會之飛皇騰達，可立而待也。內修工作，除每月首瞻禮七會期恭聽道理外，每年十二月本會主保瞻禮前，舉行避靜神工，敦請名家司鐸宣講道理，提示默想，務使冷淡者化為熱心，本來熱心者可以默化他人也。如此對內對外游刃有餘，亦即不負八十年來諸神長之煞費苦心艱難締造者乎！吾儕忝為本會之一分子，雖在此艱難困苦逆境中，能不發奮鞏固本會之基礎，共向修己成人之大道前進乎？夫今日為本會

成立八十週年大慶同人何幸躬逢此
慈親大沛恩澤之日，懇賜董家渡大上海全中國之教務日益發達，並賜教外同胞早日
歸化，有不勝馨香祝禱之爾。是爲記。

恭賀董家渡始胎會八秩大慶七律兩章

董家渡上峙聖堂，閱盡繁華與淒涼。時有會員拜金闕，常蒙神長訓滄浪。八旬歲月
迅如駛，五秩慈恩樂未央。此去期頤知不遠，百年還醉六千觴。

利公範濟創斯舉，朝夕長吟不記年。勤作會期盡本責，堪爲教友之中堅。題名監督
廿五位，留額人員三百篇。但望來者能踴躍，將看推廣遍大千。

作記題詩畢，檢閱本會題名冊，下走在會適屆五十年，誠屬幸事。但望以後不被除
名，常留金冊，庶不負龔古愚老師前值會司鐸一番熱望也。

一千九百四十二年即紀元三十一年十二月無原罪始胎瞻禮日副領袖宋少蘭謹誌

惠大司牧訓詞

宋少蘭敬錄

四

今日爲董家渡始胎會成立八十週年紀念。本牧爲爾儕做謝。天主彌撒，甚爲欣喜。本日亦爲出靜之日，大都蒙 慈母鴻恩，炙熱爾等心胸，希望爾等共擎熱心火把，出外向教中教外人傳點聖火，使人人認識真主，爲予之極大希望。三十年前，予在董家渡會堂中屢次舉行彌撒，宣講道理，回味前塵，如在目前。予極望爾等早日回歸董家渡，共聚會堂，再爲爾等多做幾台彌撒，行見會務較前更爲發皇，則爲予之厚望焉。

始胎會八旬紀念值會司鐸張德綱院長誌言

董渡始胎會，成立以來，今日正值八旬，會員自十五名增至一百卅名，八十年來，會友之熱心善表，固足爲我董渡教友之模範，是誠我教區之福，董渡之光，而前任諸值會司鐸循循善導之功，似亦不當泯滅，鄙人忝爲末座，祇是隨附驥尾，正逢其盛而已。

攷我始胎會值會司鐸，自黎公以來，歷任共廿五位。黎公爲本會開國功臣，其來華之艱辛，立會之本旨，今日主教彌撒中，已由朱佐豪司鐸詳述殆盡，我人對於黎公，惟有敬仰追羨而已。而黎公而外，其他值會司鐸之足資追念者，尙有薛公孔昭。薛公係著名神學家，當時除教授董渡大修院超性神工以及著書外，同時兼任本會值會，前後三任，共計十五年之久。其愛本會之切，可於本會創會五旬紀念冊沈君學淵之創始記上見之。按薛公會於一八七〇年隨耶大司牧赴羅馬華帝岡公會議時，將本會和羅馬總會聯合，一八七一年回華後，便創議向會友集款捐資，蓋造我今日美麗清雅的會堂。於是本會始胎堂，便隨薛公神工書名著「中國迷信集解」共垂於不朽焉。繼薛公值會者，爲步公天衢。步公時爲董渡修院署理院長，兼本會值會，在任三年，旣而陞爲直隸宗座代牧，值會之陞任主教，也可說是本會會史上光榮之一頁。步主教之後爲谷振聲司鐸，

在任五年，繼升會長。佘山聖母之保障江南，卽從谷公始。谷公之後，繼任仍爲薛公孔昭，此爲其值會之第三任，爲期最長，計八年。薛公而後，值會任期，要以龔柴司鐸爲較久，計在任六年，龔公在大修院教超性，開華鐸担任修院教授之先聲。之後，值會任期，大致僅一三三年不等，直至一九一一年，邊公靖邦值會，便打破值會任期之紀錄，計共十七年之久。邊公之愛貧若赤，諒諸會友所共見，不必我再作贅語矣。迨一九三二年我上海教區司鐸進駐董渡，第一任值會卽張伯多公一飛，張公自海門副牧移駐董渡，在任五年，其口才學問，真是有口皆碑。不幸此番戰事，使其憂國憂民，抑鬱成疾，至今退養北橋，其於本會也，可謂鞠躬盡瘁矣。張公病後，徐公元榮蟬聯，雖僅在任一年，然因戰禍，會員四散，而徐公却能於諸多不便中，竭力彌補，維持會務，我始胎會之得以不絕如縷者，徐公亦有力焉。

始胎會八旬以來，有有德有才的值會，固可引爲自豪，然八旬以來會友熱心之種種德表，更是本會無上的光榮。查本堂檔案，在本堂未有之先，諸君父兄，若陸氏若艾氏，爲了風雨中的聖教會，不知出了多少力，冒了多少危險；在本堂旣成之後，另外諸巷會教友，若朱氏若沈氏，更不惜捐納巨資，裝飾聖堂，完成我目下富麗堂皇之上海主教座堂。大堂內之聖母台，聖心台，苦路像，唱經台等，均是諸君父兄慷慨的延澤，而精緻華麗

的始胎會堂，更是諸位會友不朽的榮譽獎章，然茲僅就物質而言，至若精神方面是更難以盡述矣。八旬以來，因會友的善言善表，外教者進教，亡羊歸本棧，冷淡化熱心，而入事方面，失業被僱者，無家得所者，貧病得救者，更不知其幾百千人，是皆會友愛主愛人，羣策羣力之表示，而令人欽佩驚羨者也。戰事以還，諸位事業，中斷者有之，傾家蕩產者有之，目下雖多數仍棲身租界，猶未能還返舊居，而每日神業事功，每月會期集合，諸君仍能按時準到，慈善救靈工作，仍能於千辛萬艱中，維持進行，是無怪租界各會口神父，亦絕口稱許董渡信友，足資爲教友模範也。

始胎會八旬以來，固因有才德的值會，熱心的會友而生輝。然史記高祖本記，有一母以子貴」之語，故我以為始胎會最大光榮，還是諸位的子女，得到天主格外的寵召：男則晉鐸，女則修道，本教區百週以來，董家渡出身的司鐸，其數量竟佔全教區的第一，計連同諸巷會一同在內有四十餘位之多，而沈氏一門已有十三位，由教宗庇護十一世親自簡選祝聖之首批六位中國主教中，其中一位，即我始胎會現任領袖朱老先生之介弟。女修道之人數，按一九三一年諸巷會修道人表上統計，已有聖衣會修女九位，拯亡會二五位，仁愛會十二位，安老會六位，方濟各會一位，獻堂會十三位。我想當年的數目，已足超過本教區任何會口矣。這一點就可看出聖母特別降福我董渡，而也是諸

位父兄以及諸位對於天主慷慨大量的報答。「母以子貴」我也敢說，聖母也因諸位之子弟的修道，而得到更大的光榮焉。

惠主教在一九三二年，當教區司鐸接管董渡時，曾致書前任值會張伯多神父云：「董渡乃本教區第一座大會口，而同時也是本教區的模範會口。」信哉斯言。

鄙人何幸。來茲值會三年，欣逢本會八旬慶辰，既媿才德兩無，與前任值會相比，真是望塵莫及。而又慚尸位素餐，毫無建樹，但私心亦切願追隨諸前值會之後，光榮聖母，發展會務，惟望會友也均能追隨於父兄之後，成己成人，勉為聖母孝子，擴展會務，保持本會傳統光榮，使我董家渡永為教區之模範會口，而始胎會友亦永為董渡之模範教友焉。

茲者會友宋君，編就始胎會八旬紀念冊，乞予為文，予不才，謹就書此數言。是為誌。

丁宗傑大司鐸遊靜道理摘稿

本會舉行創立八旬紀念時，曾發通知，召集會友，舉行三天避靜，並敦請丁宗傑司鐸宣講率領。會友因丁公道理娓娓動人，故於出靜日，曾面求主教，准予將丁公避靜道理另刊單本，俾會友人手一冊，日後披閱回味，當蒙主教面允，可是丁公以爲稿出倉卒，字句立論，兩多瑕疵，未敢遽爾公開。經會友再三敦促，始允將「蕩子回頭」一篇授予本會，刊登紀念冊上。同人等拜領之餘，深惜未能得窺全豹，但亦深慶得此珍篇，潛焉默思之，或可收舉一反三之功也，用特載刊於後。

蕩子回頭

丁宗傑

一 蕩子的無良

二 蕩子的禍患

三 蕩子的懊悔

四 蕩子的被救

(聖經原文) 或人有二子，幼子謂父曰：「父，請以子應得之業與予。」遂爲之析產。不數日，幼子悉取所有，起行

至遠地，荒淫度日，揮霍資財。資既罄。值彼方大饑。始困乏。往投其地民人之一，遂遺之已田，使牧豕。欲以豕所食荳莢充飢，亦無人肯與。因自反曰：「我父家多儲，糧食綽裕，而予於此飢欲死。予其起，將還詣父前，認曰：父！予獲罪於天，得罪於爾，不當稱爲爾子，惟願待我若一僕。」乃起，歸詣其父，相距尚遙，父已瞥見，頓起慈心，趨前抱頸接吻。子曰：「父，予獲罪於天，又得罪於爾，不當稱爾子矣。」父謂僕曰：「亟取錦袍衣之，加戒指於手，置履其足，牽一肥犢宰之，我儕將食而宴焉。蓋此子死而復生，失而復得矣。」

方某，其長子在地，比歸近屋，聞樂舞聲，喚一僕訊故。僕曰：「汝弟歸矣，乃父以其無恙回。宰了肥犢。」長子怒，不欲入，交出，始勸之。長子曰：「予事父有年，從未竟命，然未賜一美，與朋友輩共譁，爾此子得耗其財，返，爾則爲之宰肥犢。」父曰：「兒，汝當倍予，予物即爾物也，爾此弟，死而復生，失而復得，故宜宴而樂之。」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一節至三十一節

(一) 蕩子的無良

一

「或人有二子。」這個或人，就是我們在天的大父。他不但用他的全能，從虛無中造了我們的靈魂肉身，還用他

的無窮仁慈，生養保存了我們。而且在我未生之前，先造天地覆載我，既生之後，還用一切的受造之物給我們享用，為引導我們到永生。

這個人也是因為我們的罪惡，屈肯降生，受苦受難救贖我們的耶穌——我們眾人，完全是他，在痛苦鮮血中產生的兒子。我們合人類，原來全是一家，但是我們却硬要自己分家，一是義人，一是惡人。義人常守着老父，不肯離他，罪人則離鄉背井，把老父放棄在腦後。

「幼子，」聖經稱罪人為幼子，這未必是一定在年齡上的幼小，也許這種人已是鬍子一把，鬚髮斑白，但在精神上，靈魂上，却蠢愚放肆，還似年輕人一般。他們在年齡上，也許很近他們的坟墓了，但行為上，依舊似年輕人一般的還在冒險。

聖經稱罪人為幼小者，因為幼年人往往輕浮，做事冒失，不想前後，往往很可用他們這般進取的心，去做高尚偉大的事業，修聖人們的德行，但他們却往往開頭失足了一步，就錯之毫釐，失之千里而陷於不可收拾的地步。可憐的年輕人，失足了，原可自拔，但日常時久的惡習，已把他們如鍵鎖般的帶住，「三歲定八歲，」「八歲定終身。」唉，可憐的年輕人！

年輕時代，又往往是一個最無良心的時期。人們對待他們的種種苦心勞力，在他們看來，好似應該的。他們預備着常常接受，但却少有還報的時候。施與加恩的人，如要等待他們表示一點知恩時，而他們所能酬報你的，往往只是一個「無良心，」所謂「忘恩負義」者是也。

它恩負義的人，最傷人心，最惹人厭惡，而也是最卑賤的。人們對於別種羞辱，猶可忍耐，但對於這種忘恩負義，喪盡良心的人們，則似乎是一種不可湮沒的痛恨。

受了人們一二件恩惠，不表示知恩，已覺得如此可惡，那末我們那一樣恩惠，不是從天主來的？那一樁長處，不是天主賜的，但我們把天主所加給我們的恩惠，却用來相反天主。

這個就是罪人，也就是聖經上所謂的年輕人——我們們——現在我們要看這個罪人，如何開步走錯，如何步步陷深，如何收拾殘局。

二

「幼子謂父曰請以子應得之業畀予，遂為之析產。」這個幼子，在家時本來一無牽掛，一無憂慮。他所要用的，也為父親已事事先為他布置妥當。老父所有的家產，

同他的兒子們完全共有的。家中的規矩，日常起居的時刻，由他老父極自然極舒適的規定着。這個幼子，也許看見家中大有自己自由作主的人，這種壞表樣，就把他心中埋伏的傲心煽動了。於是他開始覺得家中日常起居規則的桎梏不便。一時他忘了對於老父宜有的敬重，忘了他老父的費心，忘了他老父從生養他以至於今日的日夜辛苦，忘了天倫的快樂，忘了家庭的安慰，忘了并且壓滅了他良心上的責斥，他簡直走向父親面前，毫無禮貌的對父親說「你把我應得的產業給我吧！」

「你把我應得的產業給我吧！」這些產業不知他有什麼名分說是他應得的。他父親長這筆產業時，他也許生都沒有生呢！當然談不到他曾參與一點什麼工作。并且這個產業，在他富有經驗的父親掌管之下，比了到他一無把握的手內，豈不更靠得住而易於保管生利？他要這一份家產拿去幹什麼？當然他不肯回答你。他現在只曉得聽從他的私慾而來要挾。老父看着推辭定是徒然的，他就給了他所要求的產業。

天主啊！你不是也是好幾次聽見我們驕傲的這個呼聲說「給我吧！」你的上智，預見我們的需要與要求，在我們身上充滿了本性及聖寵的恩典。你是純全的，你本身之

外什麼也不需要，你使我們有福，在你的本性本體上，原一點也不能有什麼增加。且加恩與否，絕對由你自主，因為你并不欠我們什麼，我們也並沒有存寄什麼在你那裏，而有名分向你要還。但你却放開了你大量的手，在我們身上加滿了恩惠。這些恩惠，并不只是我們生命上偶然的一些快樂，但是一切的一切，我們靈魂上的一切長處。吾主天主，造我肉軀，賦我神魂，且先造有天地覆載我，日月照臨我，發生萬物養育我，且令天神護守我，我有罪惡，降生受苦受難救贖我，且立洗解聖體赦宥我。在一切恩典中，尤其是賜我進教之恩。一感謝天主之大恩，於萬億人中，特賜我進教事主。一因為天主若不教我領洗進教，他生養救贖之恩，於我終也徒然。

我們受了這許多恩典，我們豈不該完全服從他的誠命，而使他的聖名受光榮，為天主而用受造諸物，一切思言行爲也都歸向天主？至少這一點，該成爲我們知恩的表示。罪人并不作這樣想。他只願求快樂，放任自己的私慾，他要自己的一份產業，留爲自己用，他把聖寵的恩典完全棄捨不要，如那蕩子不願享受家庭和平的快樂一般，他要的就是本性的才能。他說「給我吧，把我的明悟給我吧，我不願再聽聖教會的道理，死候審判天堂地獄，以及天主造

人救贖等種種囉唆道理，我不願聽了，讓我自己自由推想，夢想那些有趣的新道理吧。讓我找一些不約束明悟而事實可見可樂的理論吧。給我吧，我的自由。讓我捨棄一切可惡的約束，讓我要什麼做什麼。給我自由吧，給我吧，我的心。讓我喜歡什麼就愛什麼，不要去管這個天主許不許，不要去管這個愛合理不合理，侵犯人的名分不侵犯，也不要管我今天愛了明天不愛，今天愛這個，明天愛那個，只要我喜歡就愛，不喜歡就不愛。給我吧，我的五官。「浮生若夢，為歡幾何？」「今朝有酒今朝醉，」生命過得太快了。讓我的五官盡量地暢快暢快吧！給我吧，我的財帛！給我吧，我的世福！給我吧，我所要的一切。」

天主對於這種無禮的要求，蠢愚的夢想，本可完全拒絕而加以相當的懲罰，在瞬息之間，把這些一無良心的人完全消滅。但是，天主無限的仁慈，把他的全能約束住了，他只願讓我們自己在罪中得到經驗，得到教訓；容我們回醒而施展他的仁慈在我們身上。他給他們所要求的，他遂為他們分了家。

但是可憐，罪人們往往得到天主的特恩後，反而加增了罪過，你，天主賜你明悟好，你就用來犯惡人們不會犯的罪，天主賜你耳聰目明，你就用來犯聾子啞子所不能犯的

罪；天主賜你身強力健，你就用你的康健來犯病人所不會犯的罪。你用天主賜給你的特長用來相反天主，猶之從前的朝臣，用了皇上所賜的上方寶劍來殺皇上。你受了天主的無數恩惠，不但不表示感恩，反因此加重你的無良心。你真似聖經上的幼子，得了財產，旋轉頭來，謝也不謝的獨自走了。

三

「幼子，悉取所有，起行至遠地。」
一切都不能阻止他的行為可愛的家庭，他少時一同玩耍的同伴，家中仙僕的驚訝與可憐，哥哥以及鄰居的規勸挽留，老父的嘆氣與眼淚，都不能使他發生一點悔心！不多幾日後，他就動身到遠方去了。看他急急忙忙的動身離家，真好似飛鳥出籠的一般，你看這是何等的冒失與蠢愚呀！

但罪人們的離開天主，更是蠢愚而更為冒失。不知費了多少年月，不知下了多少苦工，才修成半點德行，一點功勞，但是貪了剎那間的快樂，犯了大罪，立刻從天上跌到地中心，從天主的兒女，變為地獄魔鬼的奴才，從前的多少苦功，頃刻之間前功盡棄。比了這個幼子豈非更蠢更愚，更相

差的多嗎？

因爲罪是背離天主，趨向受造。背棄完全美好的，永遠的，完全滿足人心的，而趨向連好的影子也沒有的，暫時的，不能滿足人心的世物。其中兩者的相隔，豈非有天壤之別，而又是不能同日而語的？但是罪人犯罪時，却就這樣蠢愚。因爲罪，消毀一切的聖寵，這個聖寵是人因之而得同天主連合的。蕩子離了父親，但尙有不能斷的血統關係存在；人毀滅了聖寵，在天主面前，只是冤家寇仇，從兒女的地位，一變爲仇人的地位，這個離棄更是何等的遠呢！

雖然這種很遠的離開，因着罪人信德沒有失去，或是尙有所禱的習慣，或是還有從小對於聖母的敬禮，或是只保存一點宗教的過去的影像，天主的仁慈，也許因之還能得到一個忽然的回頭。但是也往往因了這種加重他內心的頑固，而離棄天主更遠，直到把天主完全忘棄。於是一切過去的宗教思想，一點也不能感動他漠然的心。神父的勸戒，朋友的規勉，於他如蚊子叮石臼。有時偶然也徒循故事的進堂，但是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他對於天主，對於聖教，已好似完全隔絕，而成爲「遠方」域外的人了。

四

「在那裏，荒淫度日，浪費了他的家產。」

可憐的蕩子，也許他離家時，只希望活一個比較自由而並不作惡的生活，但他沒有想到我們肉情放縱後，如平原野馬脫了羈絆的一般難於收束。私慾又如大海一般，任你如何填是填不滿的，他又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的，一點不顧惜你的錢財身體，他眼看你死了，才肯讓你歇手。是以那個蕩子，起初著幾件漂亮衣裳，繼而進進戲館，迨後吃吃大菜，跳跳舞，開開香檳，末後搭上了幾個女人。就這般荒淫度日起來，把他父親從血汗裏掙扎得來的產業浪費了。

「荒淫度日」四個字，聖經上并不是無緣無故加上去的。因爲荒淫敗壞人的生命財產，比了一切的罪來的多。天主往往用這個罪，來罰背棄天主，自謀獨立的驕傲人。親愛的讀者，假如你把你幼年時代執心的習慣斷了，假如你到沒有天主的地方去，不是你去爲我尋肉情的快樂麼？你在尋這種快樂時，也許目的是要掩住你良心內的呼聲，也許是要稍給你的肉情一點滿足，但你只是激動了肉情無底的慾望，直到犧牲你的一切爲止，他不但要把你的錢財化盡，而且要把你的身體糜爛吃苦，他將滯鈍你的明悟，喪失你的志氣，阻止你一切事業的進展，按聖師多瑪斯說的「荒淫且要毀滅你的靈魂。」你們在路上，時常能見到這

種受邪淫罪罰的可恥可憐的人，他們退縮縮的要接近別人時，別人却完全怕他們，離開他們，在他們的額上，好似打了一荒淫度日，浪盡家產」的印烙一般。

在這種人身上，他們的頑固無良心已是到了極頂，天主麼？他們早已忘掉了。有時偶或想到，他們只有恨天主，他們只願他們的口，永遠不說天主的聖名，他們的目的，永遠不見天主的聖像。

感謝天主，假如我們中有罪人的話，那末這一等硬心的罪人還沒有。但是假如我們中還有罪人，到現在不肯回頭改過，這個於天主方面當然是沒良心，在自己方面，也徒使自己空過一輩子，一點不加增超性的生命，而且也許罪上加罪。我請你們，細細自己想想，假如你良心上覺得可以對自己說「這個蕩子就是我。」那麼，你的回頭的希望也不遠了。

至於如聖經上的大兒子一般的教友，他們既不遠離自己的老父，而且繼續為天主的光榮工作，繼續前進於德行的道路，他們在我們在天大父上智指導之下，他們的心靈，明悟，愛欲，身體的強健，財產的加增，學問的長進，光榮，名譽，聖寵，德行，當然完全進行，完全有益於他們將來永遠的生命。

(二) 蕩子的禍患

蕩子沒有良心，重傷了他老父的慈心，但他却自己害了自己，而且現在却在自己恨自己了。假如當時他眼光放遠一點，而能看見自己失足後的痛苦災禍，他一定不肯遠離家鄉的，但是肉情的眼光，只看見眼前的快樂，而且視這種短促的快樂，好似不會完結的一般。但是現在經驗告訴他完全錯了，這種片刻的快樂，過後只能給他以羞愧與痛苦。

這個美少年，當日出門時，眉開眼笑，何等的體面快樂！現在呢？愁眉蹙額，面黃飢瘦，穿的像叫化子一樣。飢餓，作人奴才，卑賤污穢三個字句，可以完全包括。盼望他的這些苦境，能驚醒我們中正在作蕩子的罪人，或在想作蕩子的人們。

一

「在他把他們的家產化盡後，他趕去的地方起了大荒年，於是他上窮了。」

在他家裏，他富有經驗的父親，自會未雨綢繆。荒年到時，也門一點也不急，而且還有盈餘來救濟窮人。假如也當

初沒有離開家庭，那麼他現在定是很有面子的代他父親，給窮人們施賑，分發哀矜糧食。但是現在他反弄得自顧不週，三頓粥飯也不能連牽，身上錦繡的衣服，質盡膏光，他上窮了。

他上窮了。窮的本身，原無所好惡，許多聖人，在窮中過活，在窮中修了德行，但罪人們的窮，往往也能是天主的罰。天主為教他不要醉生夢死的，只想在現世無憂無慮的作樂，所以往往把這種罰來警醒他，因為人在困苦中，容易反省起自己所作的罪孽來。

人一想作惡犯罪，同時罪惡的痛苦也隱隱地伏在人心中。這個痛苦就是良心的蛀咬。他好似一隻不息的梵鐘，向你責斥，而且又是隨處跟着你，令你得不到半點太平。你在歌舞場中，茶館戲館酒館影戲場跳舞場上，你也許可能掩住你的耳朵，但是當着獨自一人，半夜清醒時，這隻鐘，又在你耳根判斷責斥你，一陣一陣的令你萬分不安。他又似一隻巨大的慧眼，高懸天空，各處怒目的看着你，教你慚愧心坎，弄得你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這個就是天主給罪人們第一個刑罰，為一總的罪是一般的。

第二個罰，是按着各式的罪而給他各式相稱的痛苦。人犯罪得罪天主的時候，好似拉滿了月弓，簡直的把毒箭

射擊天主。但天主是永永不變的，你犯罪時只能損害他外面的光榮，而不能毀傷他本性內有的絲毫的光榮。所以你犯罪向着天主拉滿了弓放射你的箭時，你的箭好似射在岩石上，非但不能傷他，而且要回射過來，反而把你自己射傷或射死了。所謂無苦計苦，自搬陸磚自壓腳也，俗語說「天道好還」就是這個意巴。

驕傲的人，他願一總的人在他面前叩頭朝拜，但不多時，他就要自己去做人的奴隸，做人的牛馬。極品的天神，因為他的驕傲，罰做最醜惡的魔鬼。納步葛王，他要臣服一衆的人，天主罰他變成牛，被他手下的臣子趕出王宮，住在曠野。拿破崙要臣服全歐，反被英人囚死在荒島。你們要在歷史上找尋這種故事，真是何止千萬。

嫉妒的人，他們一見人家有一星半點好處，他們心中就過不過去，他各處留心看，聽，不要別人又得到什麼好處了。他看見人家有什麼挫折，他就快活得好似自己得到了什麼似的。但是這個「樂人之禍」的心思，不久便要因為人們的好結果，而成爲他不能痊愈的痛苦。

不見麼？那些野心的人們，當他們野心的夢尚未醒時，他們早已身敗名裂了。

貪財的人，他們收聚了許多錢財，日夜的去撫摸玩弄，

好似老祖父撫弄小孩子一般；但是意外的來賓，突然的聲息，都能使他驚惶不安。他不敢出門，防人綁票，他不敢睡，怕有盜賊來搶來偷，他的錢財，他不敢用也不肯用。而且他們的貪心，沒有停止，常想發一筆橫財，於是彩票，跑馬票，交易所，打花會，卒至把他所有的浪盡，而自己卒於貧窮過日，而且甚至失望自殺。

迷色邪樂的人，他們的快樂不久就成爲他們無可形容的痛苦，這種人給我們的教訓，諒必你們親自見聞得多了，這裏也不必多講。

總之，這些都是天主仁慈，及他公義的表示。公義的，因爲這些痛苦，都是罪的報應，仁慈的，因爲天主用這些痛苦給罪人們知道，這些罪惡的快樂常使人飢餓如同遭了荒年一般，因爲於此涕泣之谷，決沒有滿足人心的樂事。在那裏人們常常覺得困乏貧窮。

罪人們，你們自己平良心說一句，你們對於這些快樂，曾否覺着滿足過？做者們，你們願意在一切事情上壓倒一總人，但我問你，你會否比一總人有錢，有學問，有美貌，有德行？假如世上還有一個人在一方面比你勝過，那麼你就只能還在飢荒內，你今天得到了某種光榮，你明天是否不想別的了？

貪財的人們，你們日夜的搜括財帛，收集田產，你能否有一天說，我現在够了富足了，我別錢財不要了？

求愛的人們，你們用了種種手段，種種媚態，種種犧牲去求愛情，但不幾日你所愛的人負了你去愛別人，或是你自己覺得你愛的人現在討厭了。把從前他或她的可愛之處，都看作不可愛而且可惡之點，於是你就把你從前所愛的人捨棄，而又求別的爱情了。早秦暮楚，你們在斯世，曾否得到不移的爱情？

唉，罪人們，你們本身的經驗，大可以喚醒你們了。還爲什麼不回頭看看你們的老家呢？在那裏，你們可以聽得那些富足自慰的聲音，說「吾天主，我萬有。」快快離開你們荒年的場所，而回到你們富足萬有的父親跟前去吧！

唉，罪人們還不知早早歸來呢！他們還似蕩子一般，飄流東西，加重他們的痛苦而去做人家的奴隸了。

二

「他去托依地方上一個人。」

一個向在慈父底下，對着家中仙人不時發號施令的少爺，現今反不如他家中從前受他指揮的底下人，因爲他，現今只要人家肯給他吃口飯，他也不在乎本分的高下，生

活的輕重粗細，更不問工錢的大小有無了。只要人家肯給他吃口飯，就是沒有工錢，他也什麼都肯做的了。

罪人可憐的景象也是這般。他在犯罪以前，他是天主的兒子，他只聽這個仁慈父親輕而易舉而且甘飴的命令，他便自由自由的，什麼也不去拘束他，他遵行他父親的命令後，良心上爽快女慰，脫離一切的奴性桎梏。

但罪人被這自由兩個大字哄騙了，他就給天主說「我不服事你了。」於是他立刻去做了受造的奴才，做了他私慾偏情的奴才。他的明悟記憶愛欲，以及身體上的五官以及一切心力，體力，時光，以及完全的生命，都完全屬給於受造而聽他指揮。他要自由，反而得到了最凶惡殘暴的主子。伊索寓言上青蛙要求一個國君的故事，真是一個好例子。罪人們，受了這壓束，虐待，覺得十分的慚愧與傷心。他們想離棄，逃開這種桎梏，但是却有人把他們監視着。這個監視者，就是罪人們犯罪時的同伴與同犯者，因此罪人的鎖鏈，就比衆的沉重而難受。

三

「那人打發他到自己莊子上去放豬。他要把豬吃的豬食來充飢，但也沒有人來給他。」

年富力强的少年，當年在家，穿着樸素而很清潔的衣服，給父親協力同心工作於家庭的興旺，面上常露出他內心平安與飽滿的快樂，當他一出門，他穿了錦繡綉緞，日夜在花柳烟叢內，栩栩然似蝴蝶一般的東飄飄西躲躲的，誰能相信今日這個面黃飢瘦，衣衫襤褸，滿面灰塵，蜷伏在豬圈旁，嗷嗷着飢餓的乞丐，就是當日那個體面俊俏的少年呢？唉，罪人的靈魂正也是這樣呀！

罪人硬心離開了天主，他們便漸漸地，走了最卑賤最骯髒的地步，好似蕩子去蹲在豬圈旁邊一般。那裏，再沒有宗教的思想，和高大的希望，只想著現在，更不想永遠，完全如畜類一般。而且他卑污的心情，還不住地拉他向卑污的方面求滿足，他已經把一切所有的銀錢，財物，身體，力量完全犧牲了，但他還覺得飢荒，他竟要把豬吃的東西來充飢。他早已忘却自己的尊貴，早已沒有良心，早已沒有羞愧，他自認反沒有畜牲們的自由快樂。他們各處唱着打倒禮教，打倒羞恥，他們提倡社交公開，離婚自由。他們實行裸體，效法畜牲。主啊，這種凌辱你有像的人們，實際本配受你的棄絕消滅，但望你看着你的仁慈，並作聖子耶穌的功勞，求你寬赦他們狂愚無知的罪，而讓他們得個勇敢的回頭吧。

(三) 蕩子的懊悔

天主的仁慈誰能推測？我來茲世，爲救罪人，非爲義人，——病者須醫，健者用不到醫生。——全部新經裏，可說是充滿了仁愛慈情。現在我們要看天主仁慈的工夫，怎樣在蕩子身上應驗成就，而使之回想，立志，而卒于改過。

一

「他自己回想說，在我父親家裏，有多少傭人，他們粥飯充足有餘，我在這裏，反而要餓死。」

出風頭，白相，尋快活的心思，把那個少年的心神完全渙散了。他看不見羞恥，也看不見世界一切的空虛，他所看見的，只是一切勾引他的虛像幻境。現在他銅鈿完了，身子病了，從前一切引他作樂的人地事物，現在除能給他以痛苦之外，一切盡成泡影。於是他看穿了。他回頭看看自己，實在覺得可憐卑鄙污穢，觸目心傷。他忽然回想老家，想想那裏傭人們尚且吃穿有餘，而自己呢，一個小東家，小主人，現在反在這裏快要餓死。他想想慚愧，想想傷心，想想大哭起來了。哭吧，可憐的年輕人，哭吧，並且請你也教我們回想自己，并痛哭自己吧。

回想！回想！就是罪人們回頭改過的第一步。罪人們正因爲他們不肯回想，於是罪上加罪，一步深一步地走向地獄。因爲他們不肯回想，他們的明悟像司記憶，他們的心思，五官，他們的一生，就完全放蕩在外，他們只想粗俗的好處，污穢的快樂，他們只回憶他們昨日的快樂，他們把自己的心，完全放在他們不該去愛而且哄他的人身上，他們把自己的三司五官的門戶完全開放，不論那樣粗，那樣污，那樣壞的東西念頭，都可在自己的三司五官內出出進進。他們只喜歡在熱鬧的地方跑，住，他們頂怕清靜，頂怕獨自一個的沉默，因爲他們怕聞到了自己良心的責斥。有時他們的親人，或是好友對他說：「你想想你自己吧，你做了什麼，你將來怎麼樣呢？」他們聽了這種逆耳的忠言，恐怕反而生氣，不許親友們再開口。於是這種昏迷的靈魂，須得天主重重的打擊一下，才能把他們從罪惡的迷夢中，驚醒起來。這個打擊，或是家產的傾蕩，野心的失敗，或是愛人的背棄，愛人的死亡，或是本身的疾病，或是其他使之最傷感的刺激，把他們四散像野馬一般的心，牽回轉來。

現在，這個罪人，已是回心轉意了。他現站在真理事實之前，他覺得無限傷心。他久已剝去的聖寵，久在魔鬼手中，久在自己肉情偏私下的靈魂，好似夜來被豬狗毀壞的田

畝，聖的執心的習慣已完全滅跡，在那上面，只長些棘荆惡草，并堆滿着牛屎狗糞而已。多少有罪惡的念頭？多少有罪惡的願意？多少行事？多少力量用爲犯罪？拋棄了多少時光？不做了多少好事？唉，他厚欲把他可憐的靈魂使他滿足的，現在空的多麼可憐！他現在覺得以前高大的希望，常久的快樂福氣，只是空虛，只是受騙罷了。他厚想去自由，現在反成爲最卑賤的奴才，他原想滿足自己，現在餓得幾乎要死，現在他懂得在父親身邊的安逸與太平了，現在懂得自己的行事實在再愚笨沒有了。他想起這些來，心痛的似要破裂一般，眼看父親僱用的工人僕役們，天天吃得飽飽，穿得暖暖，比他在這裏快樂的多哩。

在天主的家裏，也有兒子，並也有僱用的佃人。

兒子們——就是那些只願爲使在天大父快樂而服從的教友，他們愛天主。愛天主，足夠教他們去盡一切的本分，守一總的規誡，因爲他們愛天主，就愛他的誡命，他們好似達味聖詠上說「天主呵，我何等樣的愛你的誡命。我已高舉雙手準備着遵守你的規誡，因爲我愛你的命令，如同愛你一般。」天主看着他們的孝心，就賞賜給他們以超性的神光，神樂。他們因之在一總的奧妙的事蹟，以及真實超性的道理上，比衆的看得明白。他們把他們的心獻給天主，天

主就給他們以別人不能得到的懷抱與愛吻。

僱用的工人僕人們，他們聽命守規的心思，並沒有這樣高潔。他們，真也很愛家主人，但他們却更留神計較于將來的賞報，他們怕不守了這條誡命，將來要受責斥，將來得不到賞報，倘或沒有賞罰，他們守誡聽命是否一定，那就不敢說了。所以他們的聽命的用意，就沒有兒子們的純正高潔。佃僕對家主說「主啊，我心常歸向着你，因我深信你的公正，深信你將來一定要給我你所預許的賞報。」（聖詠壹壹捌篇）——但天主也不鄙視這種求利的服從，他將來一定有一日，要滿足他們的一切希望。就是眼前，他也給他們富足有餘，就是真理的麵包，良心的平安和快樂，意志願欲的有節制。在一切光景中，常常覺得主人的臨在。

當然，在天主的家中，這種佃工很多。但其中最苦最卑微的，同了在外流蕩的罪人一比，他們的命還是自由高貴的多呢。是的，那些博士們把學問來在你面前誇耀，大先生政客們把他們的權位光榮在你面前誇耀，再有一己的財產快樂，壓迫一衆弱小者，但是假如他們離開了在天大父，沒有了他的聖寵，渾身都是罪惡，離棄了永遠的歸宿，把人之所以異于禽獸的一點也失了，老實說，這種大先生博士富翁們，在天主眼前，還不如教友人家的一個小

婢女呢。

罪人們自己也深知這個光景，自己回心轉，却也禁不住的對自己說：「唉，我父親家中多少仙人，他們個個穿吃有餘，而我反在這裏要餓死了。」他偶一回想已往的一切，他隱隱聽得在他耳畔，有人對他說：「喂，你還記得麼，你幼時在你的母親膝上學習的經文？還記得麼，你幼時初領聖體時安慰與快樂？記得麼，你家中執心的父母姑姐等立德立行給你的好榜樣？記得麼，當你好友規勸你時，你良心上的猶豫？記得麼，你因要作惡放蕩而捨棄的真朋友？」

「罪人想了之後，覺得慚愧傷心，火熱的淚從心底湧上來，撲撲的流下來了。噢！這個聖的眼淚，我巴不得現在也看見聽我道理的罪人也淌流出來。教友呵，你們的心不要向外跑吧，回轉來自己回想，後來再像那個蕩子一般立個堅實的志向吧！」

一一

「我要起來到父親身邊去，我要對他說：『我得罪了天主，也得罪了你，我已不配稱爲你的兒子，求你把我當做一個傭人吧。』」

他今不願再滾犬在這固罪惡的階梯旁邊了。天主的

聖寵，光照他的明悟後，現在又感動他的願欲，教他立志離開罪惡。他現今充滿了勇敢，充滿了靠托，充滿了謙遜，他要動身了。

你們不要想，從回想到定志中間，沒有什麼阻礙或勉力，回想回想自然而然會立志的。魔鬼盡力偵察我們回頭的各式狀態，各式步驟。他能把我們的省察回想變作使我們担心的怕懼。他當我們省察我們的罪過時，要教我們想想我們辜負了多少天主的聖寵，天主的公義怎樣威嚴，你的罪怎樣大，怎樣多，怎樣醜。他叫我們這樣的想來想去，要叫我們終於落在他圈套內，如同加音一般的失望說：「我怎樣敢盼望得救呢？我的罪太大了！」

不，你們不要這樣失望。我們該想天主的仁慈，我們該如同那個蕩子說：「我起，我要到我父親跟前。」父親二字，已足把我們上面的恐懼完全消滅。請問一個父親肯捨棄他的骨肉麼？那麼，天主是我們最慈善，最肯憫憐我們的父親。天主是我們的父親，我們的靈魂是天主的傑作，是天主的肖像。誰肯把自己的肖像無故毀滅撕碎呢？天主看着人的靈魂，比了天地一切還可貴。天主是我們的父親，認識我們的弱點，認識我們四面被仇敵圍困。天主是我們的父親，也的仁慈超過一切，也肯寬赦一切，也失與罪惡。只有

一種罪，他不肯寬免，就是不信托他的愛情而失望的罪。你省察回想自己的罪，不要一味只覺得自己卑賤污穢，但一認得你犯的罪，你就要起來。——我跌倒在罪惡的深坑內，我傷了，幾乎要死，我躺着不能走了，但我要起來。——我好似畜牲一般俯首在地，一味尋世界上卑賤污穢的快樂，我現在覺得錯了，那麼，正是我仰起頭來的時候。魔鬼要把我壓在我的——總罪惡之下，妄我失望而更離開天主，我偏要推翻魔鬼的壓迫，我要起來。聖執羅尼莫說：「罪人們常常躺着，義人則該起身直立着。」我要起來，到我父親跟前。

依靠天主仁慈的心，為罪人回頭是要緊的，但假如你沒有真的慘悔謙抑的心，你這種依靠，便成為冒失與妄望了。假如為回頭重復得到天主的聖寵，只須對天主說「喂，天主，我回來了，」那麼，這種回頭實在太容易了。你不見那蕩子，他定志回頭時，同時他也定志告罪嗎？他說：「我要對父親說，我得罪了天主，也得罪了你。」他得罪了天主，他父親的父親，他得罪了他的父親，那離家的一天，硬心地把她拋棄了，重重的刺傷了他父親的心。他很謙遜老實的承認自己一切的罪過，他對父親說：「我不配再稱為你的兒子了。」

你們也去告你們的罪吧！一總的罪，不論大小，總是得

罪我們在天的天父。他造生保養教贖我們，我們因了我們的罪，把他一切的恩惠完全亡却了。

是的，你們得罪了天主，雖則你們犯罪時竭力的遮盡人的耳目，為保護你們的名譽，但是你們不能掩住你們在天父的聖視，你們總是在他面前犯罪，就算你在深更半夜，就算你鑽入地中心內犯罪，他完全看得你清清楚楚，秋毫不爽。你在犯罪時當然也看見他的眼目，你也曾在他的眼前驚惶不友，直至你把你的良心冒昧了，輕視他的存在。所以你曾在天主台前犯罪得罪了天主，你已不配稱為他的兒子了。

當罪人任意放蕩時，他不肯自己說我犯罪作惡了。外加他們的驕傲，並他們怕失去快樂的心思，不知引他們到了什麼思想中。他們的年齡，自由，都要求這種快樂。但不久，痛苦跟着快樂來了，病痛困苦把罪過顯明了，於是他們開始回想懊悔承認了。

回頭的蕩子，向他的父親承認了自己的罪。我們也該向我們在天的大父說：「父，我得罪了你。」你要問問天主在那裏呢？在我們良心裏，等我們去補償他的光榮。是的，我們該對着我們的良心流第一滴懊悔之淚，在我們的良心內，發第一響哀求之聲。但你假如以為回頭改過，只須在你

的良心裏悔罪認錯，我敢對你說，你的回頭還是靠不住，還是不成全的。

因爲天主定了幾條教我們回頭的規條。他教你有他的代表前承認你的罪，他把判罪赦罪的權柄交給了他的代表。這個條件固真是使人屈服受辱的，但這個屈服受辱，正是克除衆罪之母——驕傲的一帖良藥呀。罪好比毒藥，犯了罪，好比吞了毒藥。犯了罪不告，好比吞了毒藥不肯嘔吐，犯了罪告了，好比吞了毒藥，把他完全從胃內兜底翻身的吐出來了。嘔吐之時，當然教你難過不自然，但你一吐了出來，你不是就從此太平了嗎？倘你自以爲在良心內已同天主和好了，你怎能知道你確實已有真切的痛悔？誰給你說天主已把你的罪赦了？誰給你說的？天主曾否發顯出來給你說了？天主發顯出來時，你那裏再敢開你的眼，張你的口？現在天主教你到同你一般的人跟前，使你一無怕懼顧慮的告你的罪，當他鄭重地對你說「我赦你的罪，一或一放心回去罷，你的罪赦了。」你不是良心上覺得安慰放心。所以天主教司鐸們給人赦罪，實是他仁慈與永智的表示。

罪人有了回想，及承認自己的過失罪惡還不够，還該有一個切實的，實踐的志向。我們看那蕩子，他說了「我起，我將往我父親跟前去。」他立刻起身到他父親那裏去了。

三

「他立刻起身，到父親跟前。」

他已是沒有錢，也沒有氣力，路又是很長的，路上也許要碰着他拚命如土時的朋友們，現在見他窮苦潦倒，也許要譏笑他，也許他回家，要受盡隣里街坊的笑罵，也許還要受父親的責備。但這些，都不能阻止他，他志向一定，立刻就動身了。

這種即刻實踐好志向的主意，也許早在你們心中發動了，我們該善用天主聖寵的潮流，而急速實行回頭。但多少人，他們立了回頭的好志向，却是今日推明日，今年推明年，甚至有種糊塗的罪人，妄靠天主的仁慈，竟只盼望臨終之前回頭。他們也深知這個生命的長短，死的早晚，都不在人們手裏，他們也深知我們能來不及發痛悔而猝然死亡，他們也深知這樣一日一日的推下去，他們的回頭也比較一日難似一日。總之，他們心中也完全明白，這臨終回頭的靠不住，但是因爲也許怕告明，也許有某種一無價值的阻當，他寧願冒着危險，在火山口上過日子。

但可憐的糊塗虫，假如你們怕告明而這樣的後推，何不想這是必由之路，而且根本是極容易的？你們不看看多

少熱心明智的教友，聖教會內多少回頭改過做大補贖的聖人聖女們的表樣？爲何不想想這救靈的大事，是不能馬馬虎虎的？爲何不想你們告明了後，你們良心上何其快活平安？也許是由於捨不得割斷犯罪的偏向吧。老實說，天主的聖寵的潮流一過不返，你救靈的大事也定局了。唉，可怕！

你們怕聽神工的神父嗎？神父也是人，也同你們一樣的軟弱而能跌倒。他既然是神父，他體諒着在天大父的慈心，他不能不以罪人回頭告明爲他的快樂。

照本性而論，這樣的吞吞吐吐，不清不爽，今日推明日，今年推明年，可算是有志氣有毅力的人麼？你這樣投降了你的偏情私慾，你不是已吃了敗仗嗎？也許你的朋友，久已等候要看你的回頭，看你的究竟能否得勝你自己，但是你這樣的一日推一日，柔弱無能，你再有什麼面子在你好朋友面前走動？

唉，我再給你們說吧！一朝天主聖寵的潮流過了，你們將陷于更深不拔的罪坑內而且你將永是一個沒有良心的蕩子。

請你們不要把天才的聖寵辜負了，勇敢把在你們眼前一切阻當推開掃盡。你們現今好如上山的小徑已走過山腰

而快上山了，勇敢再努力一步，你們就可到達目的地。努力吧，不許義怒的太陽，今日落在你們的頭上。天夜了，路上不能再走了。快快起來，趕你們回頭的路，回到你們父親跟前去吧！

(四) 蕩子的回頭

蕩子回頭了，回到他家去了。他在路上一點也不想可怕的事情，他只管向前，他深知他並不是到衙門裏去受判決處死。他想的不錯。他沒有到家，却已受盡了良善與仁慈，他沒有把他的罪逆盡情的吐露，他却已在父親的懷抱之中了。

這段聖經的結束爲罪人們充滿了恩惠，充滿了安慰。誰能念了，心中不覺感動呢？唉，天主的仁慈，誰能懂得明白？我們且一段一段的解釋這段聖經，行見天主對於罪人的恩情，實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

一

「當他父親，遠遠地看見他的兒子回來時他不由的心中感動了。」

這個可憐的父親心中，常印着那離家蕩子的聲音笑

貌。他日夜倚門遙望，希望能見那沒良心的兒子早早回來。雖則兒子離家時給他刺心的刀痕還沒有平復，他却願像那些沒智識父母的日夜咒罵，他只有日夜希望他回來而給他大量的寬赦。他的兒子沒有回來，他只覺得度日如年。他求天主說：「呵！讓他回來吧！幾時他將回來呀？他不時在兒子離家去的路上，徘徊着，等候着。他日日想也許今日他從這條路上回來了。雖則日日白跑白候，雖則他的望眼欲穿而終是毫無所見，雖則家中人勸他不要再把那蕩子挂在心上，雖則他的在家的長子囁咕他溺愛幼弟，但他一點也不計較長短，他只希望他為父的慈心，電一般的感應那在遠方的蕩子。」

一天，他老人家按例在路口徘徊探望時，遠遠望見一個乞丐也不如的少年，筋疲力盡地在勉強走來。田裏的農夫見了他，並不認識。但他父親却一望而知這是自己的久出不歸的兒子。他快活的執淚直流，口裏只是說「是他，他回來了。」

罪人們！天主待我們也是這樣。我們在快樂場中久已把天主棄捨了，天上慈父的心中却時時懷念我們。他的尊威，他的公義，早該罰我們，消滅我們，但是他的仁慈却日夜的等着我們回頭。

啊！無窮仁慈的大父！我們犯的罪這樣多，作的孽這樣重，難道我們還能盼望你的寬赦麼？是的，我們還該盼望你的寬赦。因為你會說「我是愛罪人們生，不是愛罪人們死。我降生為救罪人，不是為罰罪人。」古經上，充滿着歌唱你仁慈的聖詠，新經上充滿着你仁慈的事實。你可憐我們一切的痛苦，你更可憐我們罪的痛苦。你目擊罪人們硬心地把你拋棄。這些都是你願傳給以家產的人，現在却相反你而走向地獄。這些都是你的肖像，現在却給罪惡冷抹得醜陋不堪了。這些原是諸受造的工，現在却身污得等於畜牲。你造人們原為天上的永福，但他們却如獸一般只尋地上的污樂。多麼可憐呀！多麼可憐呀！你看得清清楚楚，你的心感動了。罪人們，你們聽着吧！天主是仁慈中之仁慈者，無論我們的罪多麼多，重，大，無論我們硬心飄泊在外的多麼長久，我們決不該存毫疑，天主對於罪人的仁慈。

我們對於天主仁慈的觀念，每是缺而不全的。你不要只想天主很忍耐地等待我們回頭就夠了。他導引罪人回頭的路，實是與妙難言。月星天之下，我們仰觀天空，千萬隻燦耀的眼向我們看着時，我們不知不覺地神遊天上，而厭惡塵世的一切身污事物了，當秋風吹落樹梢枯葉時，你寂然會沉思到年華的流逝，人生的脆弱，世福的無常，你

聽着夏雷的轟轟，你會覺到你良心的戰慄，你看見一朵春花的美麗，你會連想你幼時天真的無罪。總之，明星，微風，枯葉，雷電，水雪，鮮花，都是在天大父號召你回頭的聲音。還有你家中慈母的嘆息，愛妻的苦泣，兒女們純潔的注視，朋友們知己的服務，無非都是天主號召你回頭的聲音。主對你說：「我兒，我等你長久了，幾時你才回來呀？」而且聖教會時常在禮節上喊罪人說：「回來吧，已是回頭的時候了。」棄捨一切邪路而回向你的仁慈天主吧！——罪人們放心回來吧！」

有時你在罪惡中的乾枯無味，惡友的哄騙背棄，熱鬧場中的寂寞無聊，這些也是在天大父隱隱召你的聲音。不要硬心了，回頭吧！不要許他義怒的劍砍斬下來。因為那時一切爲你都已無用，你要回頭也來不及了。趁現在他喊你時，你回來吧！你放心回來吧！只要你表示一點回頭的決心，他就走前來把你親抱了。我們再聽聽聖經上的說話：

二

一他向前跑去，抱住了他的脖頸，口親他。那兒子對他說：「父，我得罪了天主，也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作你的兒子。」也父親吩咐僕人說：「快拿出頭號的袍子

來。」

這番父子重逢的情景，完全充滿了愛情。父親它了自己的尊嚴，忘了他老年前傷心，他奔向前去，緊緊的把兒子的頸項抱住了。他沒有等兒子詳述自己的罪惡，他已完全救了他。蕩子只求在奴僕中佔一席之地，但是父親却依舊認他爲兒子，恢復他嗣子的尊位，而且教僕人立刻去拿件頭號袍子來。

我們得罪天主，比蕩子得罪父親，更深更重。天主的慈愛，比這蕩子的父親的慈愛，却更難形容。他從天親自降下，在十字架上伸開了流血的雙手，接受我們。看看他渾身的傷處，那一個創口不在對我說他的愛情，他的仁慈，他的寬赦？看看他臨終半開半閉的口，還在說：「主，寬宥彼罪，彼實不識所爲。」假如你還有疑惑天主仁慈的地方，那末，你望了苦像，你就不能不屈服了。

可愛的救世主，你從天上降來迎接收受我們罪人。你還每天證明你的慈愛，去救我們。因爲在聖教會中，世世代代，有你派遣的代表，等候着，叫喊着，請求着罪人回頭。他們手中心中，只有你付給的慈憫。假使一個罪人不敢親近神父，只是證他還沒認識神父的使命。神父並非是一個冷酷的判官，只想懲罰犯人。神父是代天主位者，他只是天主仁慈

慈的工具。他見着許多罪人或外教人歸向他，他滿心快樂。不論是罪惡滿天的壞人，不論壞到怎樣的人，只要他肯在他跟前懺悔說我犯罪了，他就體諒着天主的慈心，向這罪人說我赦你的罪。他便急急地對天神說快快拿件頭號袍子來。假如因為種種關係而他不能赦你或延遲救你，他心中總是出於不得已而不痛快的。相信吧！教友！相信神父的心，每次看見罪人回頭，覺得何等的快樂。並且你們在每次神工內，要覺得神父代替着天主，把你所失去的一切產業完全恢復給你，叫上天下地完全快活慶祝你的回頭。

三

「快把袍子給他穿上，也給他手上帶上戒指，腳上穿上鞋子。再把一頭肥小牛來宰了，我們好坐席歡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死而復活，失而復得了。」

父親的家裏改變了光景了。從前冷清清只聽見傷心的嘆聲的，現在與高采列大家熱鬧歡笑了。另外前幾日傷心難熬蹣跚龍鍾的老父，現在快活的親自指揮，腳手輕健，好似年輕人一般。家中張燈結綵，管弦盈耳，廳上排了酒席，高朋滿座，那個污穢襤褸像叫化一般的蕩子，經了傭人們的一番收拾裝扮，儼然依舊是一位王孫公子。迨他入座時，

一衆在座的人完全起立致敬，舉杯相祝。

罪人們，聖教會待你們也是這樣。你犯罪離棄了聖教會，遠離了老家，但聖教會慈母的心却依舊在想你愛你，只要你回頭，你還沒有到家門口，他就給你充滿了他的愛情。

「快快拿件袍子來。」你犯罪時失去的聖寵的袍子，現今又得到了。在這件美麗清潔的袍子上，天神世人全將認識你是天主的兒子。你穿着這件聖寵的袍子，就可得到天堂上的產業。領洗時得到的活潑的信德，熱烈的愛德，在你犯罪後失去或失去其動作的，現在更比從前活動起來了。你從前修德的習慣被罪惡壓倒不長的，現在又欣欣向榮了。你從前所做的一切善功因罪而死的，現在又復活而重得實質的名分了。你所犯的罪惡呢？常生的冊子上已是一筆勾消，天主已把那些完全忘了。

「給他手指上帶上戒指。」戒指乃愛情的表記。你在犯罪時，你自己把天主的愛情斷絕了。如今你回頭了。天主便它却你的無良，而重復給你戒指。於是你帶着天主的寵愛，可動手修一切愛德的工夫。

蕩子赤足回家，一路磚屑瓦片已把他的雙足刺傷，塵埃矢葷把他髒污。——父親說「給他足上穿上鞋子。」現在你走德行的道路，也不再像乞丐奴才的東徧西歪了，路上

的磚瓦荆棘，不能再刺傷你的脚了。你穿了鞋子，現今擇道而行，再不向灰堆糞潭內走，向犯罪的地方去了。你現今在德行的路上，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一切能迷惑阻止你的，你都拋棄不顧，但跟着先前聖賢的足跡而走，跟着宗徒傳教士們的足跡，而將向你的鄰近親友，宣揚天主的仁慈。

蕩子已得到了寬赦，他已恢復了以前公子的狀態。你得了罪赦，也可坐在天主的筵席上了。一拿頭肥小牛宰了。一天主的司祭們，快到天上去找犧牲，把他宰了，為你預備一頓靈魂的大菜。蕩子的父親所請他兒子的是一頭小牛，但仁慈的天主，他給你吃的是他的唯一聖子，造天地萬物的一物爾朋，一從前為救贖人隱藏了他的天主性而降生，現在為做我們的糧食，把他的人性也隱藏在麵酒形內。這個就是天主的司祭們從天領下的犧牲，請你同義人共飲食的。

回頭的罪人，共吃吧！吃了，你聖寵的袍子更將光輝清潔，你愛德的戒指行將永不脫下。吃了，你將有力走天堂的路，一那路還很長很遠呢！

一蕩子有個哥哥，他聽了這些歡笑歌唱的聲音，知道是為慶祝他的兄弟的回來，他就生氣，不願進屋，對他父親

說：『好多年來，我事奉你，從未背過你的命，你連一隻小山羊也沒有給我，為叫我同我的朋友立歡，現在你這個兒子，同娼婦們吃盡了你的家產，今天一回來，你就給他殺頭肥牛。』父親給他說：『我兒，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乃你這個兄弟，因為他死而復活，失而復得，坐席歡樂，也是應當的。』

回頭悔改的教友，你放心吧！我們父親家裏決沒有這樣的哥哥。一總願意成聖的修士修女，沒有一個因罪人回頭而心中覺得不舒服的。一總修道人在天主的大家庭內，只有同一的目的，同一的希望，同一的性情，只是同心同德，同行祈禱，為使罪人回頭。

主呵！求你快快聽我們的祈禱！求你多多施展你的仁慈，使今日在堂的教友，沒有一個辜負你的好心而不肯聽你的呼召。使明日領聖體時，個個能坐在你的聖筵席上。

求你可憐在堂的衆人，我們這些近些，都嘗多少叛離過你。求你可憐在外遊蕩而不肯歸家的罪人，更求你可憐沒有認識你的教外同胞，他們正做着魔鬼的奴才，迫於飢荒而快要餓死了，求你叫他們認識你是他們的大父，也給他們以領洗的華袍，而也召他們喜你的聖筵。 亞孟。

慈音紀錄轉登

關係本會創立八旬紀念，我國教中各報，均有紀錄，若上海司鐸傳教半月刊第一二八五號上，有詳細的法文報告，聖心報第五十七卷二月號，北京法文教務月刊二月份第三五四號，山東公教白話報第六年第三號上都有簡要的報告，而尤以上海聖母會月刊慈音第九年第一二期上，記載更為詳細，茲特輯錄如下

上海董家渡聖母始胎會八旬紀念

董家渡，原係上海最大而又最盛的會口。他是上海主教的坐堂，在教區一切事業尚未集中於家匯之前，主教公署，大小修院，耶穌會神學院等，都曾在這裏開設創辦。董家渡教友戰前竟達六千名以上，大都又是始終執心的。聞名全國的上海公教進行會，便以董家渡為首創，為核心，會員若陸伯鴻朱志堯二先生的傳教精神，是誰都知道而不須介紹的。可是無名的陸伯鴻朱志堯，在董家渡也不在少數，至於其他循規蹈矩的模範教友，更比比皆是也。

然而董家渡所以能有如此衆多執心持久的教友者，當不得不歸功於聖母始胎會。

啟董家渡聖母會的成立，是在一八六二年的十二月三日，那時董家渡理家兼管大小修院的利範濟司鐸，*F. Vanhous* 看着上海的日趨繁華，而本會口許多好家庭的青年，假如沒有一個善會來團結他們，難免不入危途。而這些青年中正巧着有幾名於匯公學的聖母會友，利公便召集他們來堂開會，選舉領袖職員，使在上述年月，成立了董家渡聖母始胎會。當時會友僅十五名，然而他們的德表，竟激起了董家老教友們的向善之心，於是相率求進，到一八七四年，會友已有五十六名。戰事之前，會友已達一百二十人左右，此數字，看上似已相當的大，但同六千教友作比例，也不可謂之多。蓋教友之要報名進會者，須經過長時期的試練，并由會中職員鄭重甄選，及由會司鐸的批准，是不得進的。所以始胎會真可以說是董家教友之精華。無怪會友個個執心，而所辦的成績，更相當的偉大了。

董家渡聖母會的偉大成績，是在陶就執心傳教的公進會員。生者暫置不論，而亡者若陸伯鴻先生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因董家公進會員，大半數以上都是聖母會友，是以公進會的成績，（歷年有報冊足資參考）間接地可說，就

是聖母會的成績。

神業方面，會友除日常神業事功外，戰前在並渡時，每瞻禮七，在會友自己的始胎堂內做會期，望彌撒，聽道理，堂側有會議室，為議事及誦讀聖書之所，會友每年始胎瞻禮前，作避靜三天，每年另有一二次一天的小避靜。會友對於這些神業功夫，雖俗務繁重，可是從不間斷，每週會期，常是躋躋一堂。即戰事而後，並渡已是一片焦土，會友也被迫四散，可是會友們，由於震旦才院長的忠許，仍得每月一次假座呂班路伯多祿堂開會集合，又假座震旦大學小堂舉行會期彌撒。雖會友住處，已是分散遙遠，然大概仍能按時趕到。並家渡院長張士琅司鐸，即現任他會，觀於會友們團結誠摯的精神，不覺自它其已過花甲之年，每逢會期，無論嚴冬酷暑，風霜雨雪，亦必一早由並渡趕往焉。

今年正值該聖母會成立八十週年紀念。會友們更顯出愛敬聖母，執心傳教，忠心事主德表，惜時值非常，外表上未能作大規模光榮聖母的慶典。但內修方面，會友們却不肯放鬆成已成人的機會。故事前，先發通知於散居四方的會友，定於十二月四日晚，開始作三天的避靜，特聘丁宗傑神父宣講避靜道理。丁神父曾注意到每天的四次宣講，少數會友因職務關係未便請假，而中午一次宣講不得不缺

席外，其餘均是出席未聽。且大多數會友，終日留駐震旦小堂，悉按避靜規程，舉行神業焉。為顧及會友職務上的時間，彌撒是相當的早，然而散居徐家匯，洋涇浜，各地的會友，在晨星未沒，電車未馳之前，却已冒着刺骨裂膚的酷寒，遠道徒步而到堂了。六日，係避靜的第二天，因着主日休假的關係，出席到堂的更形衆多，會友中亦有邀請教外親友，前來聽道者，以致小堂竟為之客滿。八日，聖母無原罪始胎瞻禮，即出靜的一天，又特請惠大主教，駕臨震旦小堂內舉行謝主彌撒。又請並堂出身，而熟悉中國聖母會歷史的朱佐豪司鐸，於彌撒中宣講並聖母會史，彌撒中輔禮唱經，悉由會友自任，聖母座下，真是躋躋一堂，而雍雍穆穆，尤宛如家慶焉。彌撒後，團集各隊，拜謝主教，而主教却誠懇地回謝了會友們八十年來對於教區的工作，而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集合於並渡，在會友們自己所造之精美小堂內作更大的喜慶云。

會友以本會八旬紀念，正值主教促進聖召運動之際，特以本會傳統仁慈愛情精神，捐納巨資，為培植並渡清寒而有意修道之學生。

並堂聖母始胎會，自利公創立至今，先後收納會員約二百三四十名，而近年來，碩老先後凋逝，而教友既四散難

集，故新進會者，未能如數遞進，會冊上目下生存者約一百三十餘名，其中進會滿五十年以上者，尚有七名，而以沈吉

賢先生爲最先，計在會已六十五年，而現任領袖朱志堯先生，進會以來也已六十年云。

三〇

董渡始胎會八旬紀念述感

朱志堯

一千九百四十三年五月二日，奉董家渡方濟堂院長。卽聖母始胎會公教進行會值會司鐸鈞諭，命罪僕朱志堯。寫一篇紀念文，約五六百字，刻於始胎會八十週年紀念冊上云云。僕記得十六歲時，蒙值會司鐸薛公，招至該會年年避靜。二十歲薛公始准入會。當時榮幸非常，因自小耳聞習聞，會員乃信友中精粹，彷彿加人一等。且依靠耶穌聖心之外，又得聖母聖心作靠山，另加一重保障。蓋母心一味仁慈，不談公義。僕在會已六十年了。回憶此六十年中，聖母所賜身靈恩澤，書不勝書，述難盡述。今畧舉數端。一起死回生之恩。靈之死爲冒告解，冒領聖體，冒領堅振。自一再避靜，方始醒悟，得慶重生。身之死爲翻船，覆車，撞車等等，不知其數。且有一次，腦壳遇裂，血流滿面，不知覺者二十六小時。失去記憶力，約有四個月，而今仍獲康健。一逢凶化吉之恩。二十六歲時，二十位常州府道台，聯名兩次，訟僕於兩江制台張之洞劉坤一，前後三四年。倪主教文案黃公，爲之驚心。後得平

息。一絕處逢生之恩。小考八次，不能進學，荒疎五年，從事商業，勉去應試，巴想乾枯，懇切誠求，竟然入伴。一保全臉面之恩。在商場四十年，丟臉棘手之事，時常遭遇，一一皆得圓滿結果。同會會員之得獲恩典者，昭昭在人耳目，更僕僕難數。三十年前，創辦進行會，一帆風順，奇功卓著，是聖母大恩，定然決然。蓋進行會員所辦事業，就是聖母會會規，榮主救人，成己成人，應守之規則。故駕輕就熟，處事如反掌。人之能乎，聖母之能力也。若是之受恩彌重，有心圖報，實現未曾。低首回想，顏汗心慚。還求我們的好母親，增我們神力神勇，假我們年月時日，總當堅心勉力，畧表孝愛之忱。然仗己無能，仗主而又仗聖母，則更無所不能。蓋我們屢獲恩賜，已經不少，無甚虛望也。



鐸 司 黎 人 立 創



張伯司鐸



邊司鐸



徐司鐸



郎司鐸



張方司鐸



張若司鐸

歷任值會司鐸

歷任值會司鐸

P Adinolfi	利	庸	樂	範	濟	1862—1864
P Ravari	藍	廷	王	方	濟	年分不清
P Li, .	李		林	問	漁	年分不清
P Sica	薛	孔	昭	類	思	1866—1869
P Loriquet	祿	理	格	若	望	1869—1870
P Couvreur	廟	福	格	昭	林	1870—1871
P Sica	薛	孔	昭	類	思	1871—1875
P Bulte	步	天	衢	趨	亦	1875—1878
P della Corte	谷	振	聲	賢	樂	1878—1883
P Sica	薛	孔	昭	類	思	1883—1891
P Rossi	羅	以	禮	懷	道	1891—1892
P King	斐		柴	固	愚	1892—1898
P Sen	沈	則	恭	禮	門	1898—1899
P Lorando	隹	寶	華	楚	才	1899—1900
P Vieillemaringe	索	理	格	韓	卿	1900—1902
P Yu	介	致	中	惟	幾	1902—1904
P Deffond	寶	可	型	軾	微	1904—1905
P Bortolazzi	苗	景	筠	仰	山	1905—1908
P Platel	寶	維	善	楚	材	1908—1910
P Storr	尙	全	斌	翼	道	1910—1911
P Piet	邊		德	靖	邦	1911—1928
P Le Biboul	郎	本	成	純	夫	1928—1932
P Jos Tsang	張	秉	杓	樂	賢	1932
P P Tsang	張		翻	一	飛	1932—1938
P Ig Zi	徐	元	榮	兼	華	1938—1939
P F Tsang	張	士	琅	德	綱	1939—1942

近年領袖職員錄

一千九百二十一年 選舉

副 沈志賢 沈慶賢 朱魯異

正領袖 朱志堯 議員 沈英標 陳新之

副 陸伯鴻 朱季琳 朱雲望

訓導 周士宏 念聖書 周銘初

註冊 沈吟芳 管書 姚伯喬

一九二五年 推舉書記 宋少蘭

一千九百三十二年 選舉

副 陸伯鴻 沈志賢 朱雲望

正領袖 朱志堯 議員 朱季琳 董駿甫

副 宋少蘭 朱魯異 沈叔眉

會計 陳新之 訓導 周士宏

書記 莊允升 註冊 姚伯喬

管堂 朱佐庭 管書 陸仲麟

念聖書 周允文

一千九百三十四年 推舉 書記 朱希聖

一千九百四十年 推舉 書記 周允文

念聖書 陸隱耕

已亡會友錄 一九二十年以後亡者

姓名	聖名	進會日期	亡故日期
沈明賢	方濟各波爾日亞	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沈慶賢	老 楞 佐	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一日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沈祥生	若望培爾格孟斯	一九零九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沈萼生	加 祿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
沈寵嘉	類 思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沈鳳翔	若望培爾格孟斯	一九零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沈鳳鳴	方濟各沙勿畧	一九零八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沈春芳	若 瑟	一八九零年十一月七日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三日

沈 耕 莘	沈 吟 芳	沈 麟 生	沈 堯 民	沈 煥 文	沈 吉 生	沈 季 棠	沈 文 俊	沈 英 賢	沈 德 芳	沈 良 芳
多	亞	尼	彌	波	依	若	味	類	彌	良
默	各	各	額	爾	納	瑟	增	思	額	爾
塞	基	老	爾	日	爵	爵	爵	爾	爾	爾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八八八年	一九零九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 <small>進重</small>	一八八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九零八年十二月八日	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九零九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零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九零七年十一月三日	一九零二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	一九三三年十月三日	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	一九三二年一月六日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三日	

朱邦藩	朱蓮芳	朱頌君	朱鳴岡	沈寵良	沈國梁	沈學淵	沈朗屏	沈渭濱	沈晉德	沈芳園
-----	-----	-----	-----	-----	-----	-----	-----	-----	-----	-----

儒利亞諾	類思	老楞佐	若瑟	奧斯定	瑪弟亞	若瑟	多默	伯多祿	瑪爾谷	瑪竇
------	----	-----	----	-----	-----	----	----	-----	-----	----

一八八零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八日	一八八零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零一年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廿六日	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八日	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九零零年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八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	------------	-------------	------------	-------	-------------	------------	-------------	-------	-------------	-------------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九二五年四月九日
-----------	-------------	-----------	-------------	-------------	-------------	-----------	------------	-------------	-------------	-----------

陸	沈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宋	宋	朱
伯	蔭	士	銘	春	文	錦	振	志	漢	有
鴻	棠	宏	初	生	祥	屏	昌	行	三	文

若	辣	保	若	瑪	若	若	路	類	若	若
	匠									亞

瑟	祿	祿	瑟	寶	瑟	瑟	加	思	瑟	敬
---	---	---	---	---	---	---	---	---	---	---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六日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六日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三日	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零零年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八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
-------------	------------	------------	------------	-------------	------------	-------------	------------	-------	------------	------------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九三零年六月五日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一日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八日
-------------	------------	------------	-------------	-----------	------------	------------	-------------	------------	-------------	------------

邱左蔭	陸杏坪	陸問樵	陸訪漁	周桂生	王贊臣	杜域士	莊有年	倪樹聲	陸菊生	周珊寶
-----	-----	-----	-----	-----	-----	-----	-----	-----	-----	-----

巴爾多祿茂	若瑟	若望盤爾格孟	依納爵	方濟各波爾日亞	西滿	依納爵	若瑟	瑪爾谷	若瑟	若瑟
-------	----	--------	-----	---------	----	-----	----	-----	----	----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八日 <small>徐滙公學轉來</small>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零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零零年十二月八日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	-------------	------------	------------	------------	------------	------------	------------	------------	------------	-------------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	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廿四日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八日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日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	一九四零年九月五日
-------------	------------	-------------	-----------	-----------	-----------	-------------	------------	-----------	-----------

曹福良 王萃坤 潘玉龍 龔鼎元 顧季芳 潘能賢 秦雙慶

若望泉波莫 若瑟 若望 依納爵 瑪竇 保祿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二零年徐匯進後轉來
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二六年十月
一九三五年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廿七日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

會友同登錄

姓名	聖名	年齡	進會日
朱志堯	尼各老	八十歲	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九日
沈志賢	類思	八十一	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廿六日
沈英標	類思	七十八	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九日
沈文淵	若望臬波莫	七十一	一八八九年十月廿四日
宋少蘭	若瑟	六十七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廿五日
沈偉人	斐理伯	六十三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日
沈理生	方濟各沙勿略	五十一	一九零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沈希生	希波利多	四十八	一八一二年十二月廿二日



上海董家渡聖母始胎會成立十八週年紀念攝影紀念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

沈叔眉	達尼老	五十六	一九零一年	徐滙公學進
沈仰高	若望臬波莫	五十三	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八日	
沈季材	亞各伯	五十一	一九零九年十二月八日	
沈鳳儀	若瑟	五十八	一千九百年	徐滙進准 移入本會
沈鳳墀	伯多祿	五十三	一九零六年五月廿七日	
沈鳳夔	瑪諾	四十八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八日	
沈仲芳	瑪弟亞	六十六	一千九百年	徐滙進准 移入本會
沈杏芳	瓦耶定	六十歲	一九零二年十二月八日	
沈桂芳	如利亞諾	五十九	一九零二年十二月八日	
沈季芳	加俾厄爾	五十四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沈德芳	彌額爾	四十八	一九零七年十二月三日	

朱斌候	朱魯異	朱雲望	朱怡生	朱盎生	朱繼生	朱季琳	沈明生	沈存心	沈尊賢	沈蕙芳
斯德望	類思	伯肋爵若瑟	類思	亞弟盎	依納爵	若瑟	瑪弟亞	若望臬波莫	味增爵	若瑟
五十六	五十七	六十五	四十一	四十三	四十六	六十九	五十歲	七十歲	四十七	五十一
一九零一年	一八九九年	一八九一年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一八九零年十一月七日	一九一七年十月廿四日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八日	一九一零年十一月十日	一九一二年二月廿三日
徐匯進	十月二日	五月十四日	徐匯進	徐匯進	徐匯進	徐匯進	徐匯進	徐匯進	徐匯進	徐匯進

朱希生 朱信生 朱織雲 朱錫賢 朱佐廷 朱炳生 宋蕙生 宋彥昆 宋幼帆 宋慕萱 周良生

希肋畧 依納爵 若瑟 伯多祿 達尼老 類思 瑪弟亞 恩利格 達尼老 依納爵 瑪爾谷

四十五 四十三 五十歲 七十一 五十六 五十一 六十三 六十八 五十二 四十七 五十六

一九一二年 八月十四日 徐滙進
一九一六年 十月七日 徐滙進
一九零九年十一月廿七日
一八九零年十一月七日
一九零八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廿五日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八日
一九一三年 十二月八日 徐滙進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徐滙進

周桂生 周新安 周德安 周金生 周允文 陸仲麟 陸隱耕 陸鴻飛 陸淵蓀 陸雲生 秦紹益

波爾日亞 瑪爾谷 瑪寶 加思巴 路加 若翰 方濟各沙勿畧 若瑟 盎博羅削 伯多祿 伯多祿

五十一 六十六 六十四 五十八 五十歲 五十五 四十歲 五十六 四十四 六十八 七十三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八日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六日 一千九百年十月十七日 一九一二年二月廿二日 一九零九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零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零二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一二年二月廿二日

李茂枝	韋月順	張玉麟	吳叔鴻	吳章甫	金汝霖	王潤身	金文忠	莊步青	龔桂生	龔掌生
斐理伯	波爾日亞	若瑟	若瑟	達尼老	西爾物斯德肋	若瑟	方濟各沙勿畧	若瑟	斯德望	路加
五十九	七十三	五十七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四十七	四十九	五十四	六十三
徐滙公學進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日	一九一六年 十二月十一日 徐滙進	一八九九年 八月十三日 徐滙進	一九零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九零九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零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千九百年十二月八日

沈鳳眉 鄭吉生 金偉傑 周允才 張平舫 王天佑 奚翰卿 盧向青 蔣蘇生 姚伯喬 陳新之

保祿歸化 依納爵 亞弟益 類思 若瑟 若瑟 若翰 若瑟 若瑟 波爾日亞 西滿

四十二 四十四 四十一 四十一 七十六 四十七 四十二 四十九 五十三 五十五 六十六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八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八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八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八日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沈鶴杲	依納爵	三十八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八日
沈仁聲	若望臬波莫	三十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
李政藩	瑪弟亞	五十四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張志麟	若瑟	六十三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
朱杏生	若瑟	四十歲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朱惠生	方濟各沙勿畧	三十九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董駿甫	加祿	六十八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沈越順	瑪弟亞	三十七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高潤伯	若望	三十一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龔學才	若瑟	四十八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八日
姚松喬	巴爾多祿茂	四十九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八日

黃襄君 曹明亮 李煥章 王義生 朱尙冉 倪英奎 朱吟芳 莊學藝 薛煥文 邱岷生 陸仲祺

類思 路加 若瑟 保祿 諸聖嬰孩 多默 伯多祿格辣物 亞爾方騷 安當 類思 若瑟

七十四 五十一 六十歲 三十四 三十二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四十六 三十四 三十五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二八年徐滙公學轉來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

周伯昌 顧厚樟 周永芳 邵鈺聲 唐梅生 沈國祚 王益泉 李伯基 陸秋坪 盛愛生 周菊生

若瑟 若瑟 依納爵 方濟各沙勿畧 若瑟 若瑟 若翰 保祿 嘉俾額爾 若瑟 西滿

三十六 三十七 四十一 四十歲 三十六 三十七 二十九 四十九 五十二 四十九 四十五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

十二月八日
徐匯公學轉來

十二月九日
震旦轉來

徐丕章 倪連生 沈造華 沈鶴鳴 程菊時 朱尙曾 陳恬德 賀剛利 陳竹亭 沈錫元 陸增祚

若瑟 瑪竇 方濟各沙勿畧 多瑪斯 安德肋 若翰 瑪爾各 方濟各沙勿畧 若瑟 達尼老 若瑟

四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一 三十一 五十一 三十三 二十九 四十九 三十五 三十八 三十一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十二月八日
 徐匯公學轉來

十二月十一日
 震旦轉來

何煥章	陸耕餘	朱耕生	徐慕範	宋安伯	朱平生	朱榮聖	沈育良	沈憲良	沈慕悌	陸薇讀
若瑟	若瑟	方濟各沙勿畧	類思	若瑟	類思	若瑟	若瑟	亞精多	瑪弟亞	彌額爾
五十三	六十七	四十九	三十六	三十九	三十一	四十三	二十九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歲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十二月十日
徐滙公學轉來

朱培德	袁永奎	金仁其	陸欽義	陸欽仁	沈杏初	倪麟瑞	葉壽汝	沈明元	黃奇麟
老楞佐儒斯定	若瑟	達尼老	加彌略	味增爵	若瑟	若亞敬	若亞敬	若望	彌額爾
二十三	二十七	五十三	二十一	二十二	四十七	二十五	四十五	二十八	二十六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24

441033